

## 纸墨情缘

## 我与《黑龙江日报》的纸墨长情

□邹积慧

作者生活照。

翻开案头那本泛黄的《黑龙江日报》合订本，里面的字样虽然有些模糊，它却像一把时间钥匙，條地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那是1986年5月的一个周日，绥化管理局宣传部的办公室里格外安静。外出开会刚回来的我，作为部门领导正在轮值带班。我习惯性地拿来报夹翻开《黑龙江日报》，1版《求是篇》栏目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些短小精悍的杂谈，字字珠玑，既有对时事的敏锐洞察，又有对问题的深刻剖析。当时，绥化管理局正面临人才调配的难题，部分岗位存在“人岗不适”的情况，看着栏日里的文章，我心中灵感涌动。

回到家后，我连夜构思，写下了《莫让“李逵下水张顺上岸”》这篇杂谈。《水浒传》中的李逵勇猛善战，却不习水性；张顺水性超群，陆战却非其所长。我借这两个经典人物，强调用人需扬长避短，注重发挥人才的专业优势。文章寄出后，我既期待又忐忑，半个月后，当看到自己的文章赫然出现在《黑龙江日报》1版右下角时，心情激动不已，又陆续写出《“下”的困扰》等多篇杂谈，分别发表在《黑龙江日报》和《奋斗》杂志上。后来到哈尔滨出差，我特意去报社拜访，见到了资深老编辑黄克桓。黄编辑握着我的手，耐心指出文章中的优点与不足，叮嘱我作为农业战线的通讯员，要把乡村故事写进时代的经纬里。

时光荏苒，1994年至2007年我先后在绥棱农场和宝泉岭管理局担任领导职务。岗位的转变，我的写作重心也发生转变。那时农垦正推进农业现代化改革，我深入田间地头调研，结合政策与实践，撰写了多篇理论文章。每当初稿完成，我总会第一时间想到《黑龙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徐彤给予我很大帮助，她说“理论文章要接地气，既要符合政策导向，又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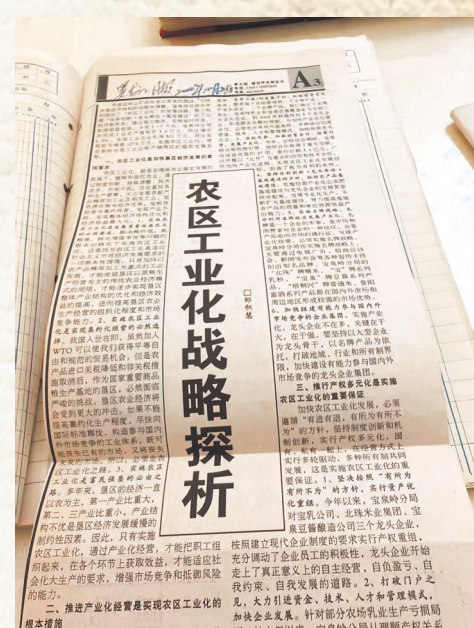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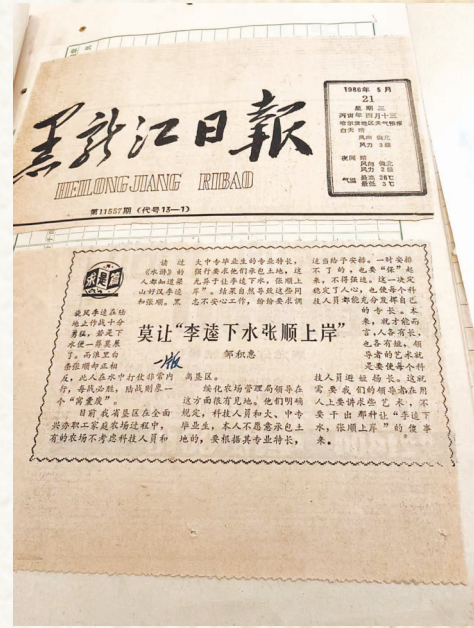
题”。王小平、高宇红两位编辑认真修改我的稿件，细致入微又不厌其烦。在她们的支持帮助下，我先后在《黑龙江日报》理论版发表《农区工业化战略探析》《实施斤粮成本逆控 推进场务公开》等文章30余篇。黑龙江电视台记者赵国辉看到《实施斤粮成本逆控 推进场务公开》这篇文章后，以新闻记者独有的敏感性来到我工作的绥棱农场，对在农业生产中实施斤粮成本逆控管理这一创新做法进行了深度采访，1999年5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头条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全国产生了不小反响。

2007年，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到农垦总局担任领导，同时兼管文联作协工作。工作之余，我重拾年少时的爱好，开始深入研究并积极创作近体诗词，带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龙江大地的广袤无垠、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成为我笔下的素材，粗略统计在《黑龙江日报》副刊发表诗词超过百首。记得在2017年报社开展的“党旗高高飘扬 喜迎十九大”全国诗词征文大赛中，我以《水调歌头·秋登大兴安岭》参赛——谁遣斑斓色，染就五花山。奔来深壑如海，松杪起晴澜。径隐荆丛九折，峰挂飞流一练，黑水拍云天。碑矗长林肃，只影久凭栏。云蒸日，秋焕彩，壮兴安。去程不计千险，何惧万重关。岭上金风萧瑟，满目黄花灿灿，好待雪成团。崖畔岚烟紫，绝顶大雕旋。当我得知这首词获得一等奖，且由时任社长袁晓光亲自颁奖时，感慨万千，我深知是《黑龙江日报》为我搭建了一个抒发情怀、传递正能量的平台。

2015年底退休后，组织安排我到省关工委工作，分管宣传。这份工作让我与《黑龙江日报》的联系愈发紧密。关心下一代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而《黑龙江日报》作为省级党报，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已然成为省关工委联席会议重要成员单位。社长张春姣、总编辑薛兰奎对关心下一代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我们共同商定，每年合作推出一期“关工委专刊”，报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动态、优秀“五老”的先进事迹、青少年的成长故事等。总编室和法治群团事务部的同志工作认真负责，从版面设计到内容审核都给予大力支持，让“关工委专刊”成为传递关爱、凝聚力量的重要窗口。看着专刊上那些稚嫩的笑脸、“五老”们忙碌的身影，我愈发感激《黑龙江日报》，它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更与我一同为青少年的成长成才贡献力量。

掩上《黑龙江日报》合订本，我的心情犹如奔腾的松花江水久久不能平静。40载春秋，《黑龙江日报》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如一位良师，指引我不断成熟。从最初的杂谈到理论文章，从近体诗词创作到关工委宣传，每一段经历都与这份报纸紧密相连。这份情缘，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愿与《黑龙江日报》山高水长，再续下一段美好情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曾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作者刊发作品的剪报。

## 梦里寻你千百度

□卞江波

哪个年轻人不曾怀抱梦想？谁的梦想，不渴望飞得更

高？

值此《黑龙江日报》创刊80周年之际，我翻开那本泛黄的报纸剪贴簿，残存的墨香将我的思绪拉回到20世纪90年代。那段青涩岁月里，那个年轻而略带稚气的我，仿佛一名高台跳水运动员，稳稳地踩在《黑龙江日报》这块坚实而又富有弹性的跳板上，奋力一跃，最终登上了属于自己的冠军领奖台。

岁月如歌，时光如流。当年，我还是明水县广播电视台的一名普通记者。在完成向本台及省台供稿的任务后，内心总涌动着一份不满足：我不甘于文字仅化作转瞬即逝的声音，更憧憬着它们能变成铅字，印在《黑龙江日报》那散发着墨香的版面上。于是，我怀揣着期待，将从基层采访到的鲜活新闻，寄往了省报编辑部。

惊喜不期而至。我的第一篇稿件《明水县副县长登台讲管理课》，很快便在1992年11月26日《黑龙江日报》第三版（政教）“改革开放新鲜事”栏目的头条位置刊发。那一刻的激动难以言表，手捧报纸，仿佛能感受到文字的温度，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因兴奋而加速的心跳。仿佛是命运的垂青，亦或是省报的格外青睐，我的第二篇稿件《明水县丰饶村新鲜事：17户农民出资办学》，又于同年12月8日，在同一版面的同一栏目头条见报。时任编辑刘荣升老师还特意配发了题为《可贵之举》的新闻点评。

这两篇稿件的接连发表，犹如一块巨石，在我平静的生活中激起层层涟漪。在我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被县委破格选调到宣传部，专职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从此，我的新闻写作热情被《黑龙江日报》彻底点燃，如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大量稿件陆续被《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采用。奋进的脚步更加不敢懈怠，因为省报为我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省报举办的培训班和研讨会。得益于向更多记者、编辑老师的当面请教，我的写作水平也不断提升。工作中，我逐渐学会抓住省里的工作重心，并紧密结合本县亮点，完成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报道。尤其令我自豪的是，我独立发表了3篇头版头条：1995年11月5日，《西部有草原 东部有秸秆 明水农村出现养黄牛热》发表，编辑徐彤配发了《找准突破口》的新闻杂谈；1997年8月2日，经过长时间跟踪报道，《一名落榜生的“希望工程”》发表，并配发路敦英老师撰写的新闻杂谈《闪光的人生》，此文一经刊发，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1998年10月23日，《八年治山治水终获回报 明水抵御灾害能力提升》发表。

随着稿件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同步提升，在2001年4月，我萌生了结束出版的想法，于是便有了新闻作品选《世纪回响》。为了给这本书求得一篇序言，我鼓起勇气，贸然敲开了时任黑龙江日报社社长、著名作家贾宏图办公室的门。说明来意后，这位文坛前辈、报社领导没有丝毫犹豫和推拒，他让我留下书稿，回去静候消息。不到一周，我便接到了贾社长亲笔撰写的序言。他那朴实无华的语言、谦和诚恳的态度，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序言结尾的一段话，我至今铭记：“卞江波的新闻作品集是他从事10余年宣传思想工作积累的精华。工作在最基层的宣传干部有书籍出版，实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件喜事，更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荣耀。这样说不仅在于他的书籍出版了，而是在于他的那种奋斗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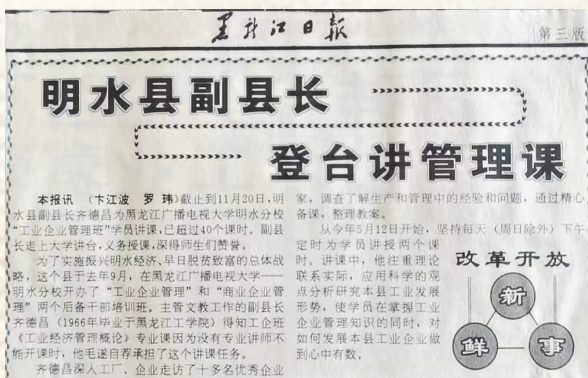
放大了，必将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不但会激励他自己，还会激励很多人。我想这该是《世纪回响》的影响之所在吧！在此，我以一名老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为其祝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黑龙江日报》培养了我，也是它一路鞭策鼓励我不忘初心。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我一直笔耕不辍，只是将聚焦点转向了文学副刊。近年来，在《黑龙江日报》的“天鹅”“北国风”“读书”等副刊版面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

一次因病住院，我见临床有位高位截瘫的林区工人，他的妹妹辞去工作，20年如一日带领全家照顾哥哥，我深受感动。深入了解后，我写出《手足情深》发表在“天鹅”副刊，弘扬人间真情与大爱。一次在列车上，我偶遇一位尚志苇河镇的90后小伙，聊天中得知他身为农民，日子虽然清贫，但他却不被生活所迫，始终乐观开朗，积极向上，营造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几天后，我奔赴他居住的小山村，体验他的生产生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写出报告文学《农民杨志福的快乐生活》，发表在“天鹅”副刊头条位置。我还经常深入生活，为旅游业助力，为龙江胜景点赞，在“北国风”副刊先后发表《冰城冬曲，曼妙奏响》《初识阿勒锦岛》《草原深深》等多篇散文。

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是《黑龙江日报》给予的。梦里寻你千百度，这份情愫，心心念念，长存感恩。我深爱着这份事业和这片热土，我将一直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为社会、为人民放声高歌，一路前行！

（作者系明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作者刊发作品的剪报。

## 我的文学梦从这里启航

□叶永平

月后，翻看新来的《黑龙江日报》，在3版上，突然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意外之喜，我的稿件真被省报录用了，由此，激励着我写稿投稿几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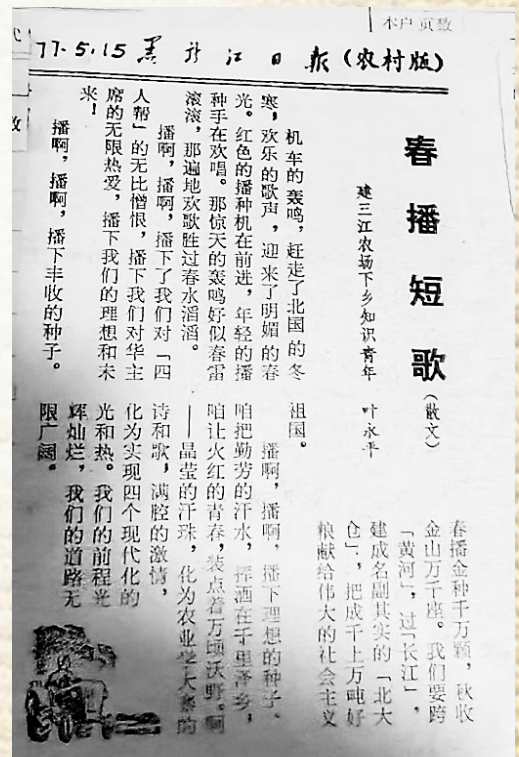
在省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稿子，让我思绪飞扬，对未来充满期待。在北大荒后来的几年里，我又在省报上陆续继续发表了十几篇新闻消息、通讯等。因为我们农场小新闻少，写新闻消息经常搜肠刮肚，我开始学习写杂文和散文。

1977年5月的一天，我在青龙山农场收到一封《黑龙江日报（农村版）》的回信，里面夹着一张报纸和一封编辑回信。我没有给《黑龙江日报（农村版）》投过稿，怎么有报纸给我？仔细读了编辑的回信，我才明白，原来我的不少稿子被转到省报（农村版）了。再仔细一看，我的那篇《春播短歌》被编辑标明“散文”，顿时心花怒放，这是我第一次在省报（农村版）上发表的散文小稿，也是我的散文处女作吧！

正是因为这篇散文小作，又让我对文学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追求，我尝到了文学创作的甜头，乃至后来几十年里始终孜孜不倦地创作。先后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十几本散文作品集，并加入了上海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等。这一切，我要归功于《黑龙江日报》对我的提携和鼓励。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几十年来，我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路，正是源于《黑龙江日报》这片“沃土”。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刊发作品的剪报。